

如果，我能脫身而出。

如果我能脫身而出，並且，不時遇見尚未脫身前的自己。

那麼，我想騎著單車。

車款必須是環島專用型的，鈦合金車架，很輕，漆著深層的亮銀色，低調，不惹眼，後座還特別訂製一只防水旅行袋，銀底鑲黑邊；插在前叉桿的水瓶，是純粹的酷黑。當然，為了和我的愛車完美交融一體，我渾身的行頭穿戴，則刻意採取銀與黑的視覺雙搭，就像《飢餓遊戲》裡的凱妮絲，我將長髮全數攏向右側，胡亂紮成隨意的辮子，瀏海向左撥齊。這樣，騎著騎著，是不是也能騎出滿路的星火燎原？

穩當、耐得住長時程的腳力，是頂要緊的。於是，每日清晨四點半，我陪伴天光甦醒，簡單暖身過後，就沿著住家附近的河濱草地，以一定的速度，跑步。我可以清楚感受到，心臟正鼓跳著某種悸動的節奏，牽連起全身的骨骼肌腱肌肉，尤其是膝蓋與腳踝，在每個曲彎踩踏以及移動的瞬刻，同時接收著大地的反饋，這是肉身星球與宇宙天體之間的奇妙溝通，微妙，卻又通透。在微光穹廬的裡面，我催促著還在隱匿的影子，和時間追逐，紅磚道，鵝卵石小徑，沾附晨露的泥草地，冷硬溼柔，一個足印一個足印的，都被實實在在踩進了腳底。專注於享受於這樣的力道迴圈之中，總是格外令人著迷，臉發紅了，喘出幾口熱氣，風和汗，不斷的彼此拉鋸，誰都不甘願輸給誰。第一圈結束了。第二圈開始，又結束。意志力繼續朝向第三圈……

就在第三圈跑過四分之一的路段，我看見，坐在輪椅上的我。

坐著輪椅的那個我，在樹下，安安靜靜，微微仰起的眼光，凝視遠方天際。順著那樣的高度望去，一朵兩朵三朵金雲，玲瓏得非常可愛，勾勒於雲邊的光，變換著。幾隻飛鳥經過。風的味道，在城市醒來前，是這樣純淨；而清晨的藍，是特別能夠鎮住寂靜的。樹下，也很靜，不，仔細聽，倒也有默默忙碌的鬧熱：風動樹梢、葉碰著葉的簌簌刷刷，躲在枝極深處的蟲兒唧唧，茂密氣鬚在呼吸，或者歎息？還有，年輪慢慢變老、變胖的嘿啣使勁。在微光穹廬的裡面，濃厚的樹蔭藏住輪椅的影子，時間沒有任何暫歇跡象，滴一答，滴一答，規律來回詩意的鐘擺。

跑步的我，繼續跑步，繼續浸淫著身體熱能燃點的自由快樂。坐著輪椅的我，繼續凝視，繼續傾聽詩意裡的達達聲音。我，以及我，各自動靜，誰也不驚擾誰。

直到腿勁練足，精神、氣力也養得更結實了，便是啟程時候。

出發前夕，我小心翼翼萬般謹慎地檢視我的愛車，煞車、變速、輪胎、鏈條等等，一切功能如常，都維持在最佳狀態。然後，我取出一張精心設計的貼條，貼條的標語，是慍悍的粗黑字體，字的邊緣，還赤辣辣的張狂出幾道烈焰火影，寫著：「18' till I Die!」。我帶著近乎儀式性的敬意，極為細膩、平妥的，將它黏貼於後座那只銀底黑邊的旅行袋面上。對於自己這份認真的頑皮，我很是滿意，心想，今夜的睡眠之後，這車的主人，勢必也就能自然而然將村上春樹也留戀的Rock風格內化進骨子裡，並且，青春洋溢哪！

從城市出發時，路燈未熄。天色猶深，建築輪廓也深。有幾盞早起的窗光。我踏出第一道輪轉，以輕緩的速度，試圖讓剛醒來的腳力逐步建立起某種節奏。光天化日之前的城市風貌，是脖頸間披著毛巾的正在快走的老人家，是嗅著牆角或電線桿的狗以及其後的牠的主人，早餐店已經飄出培根火腿蛋的油香味。騎進公園，涼亭是空的，倒是草坪上三三兩兩開始聚集起人氣，靠近出口的那張長椅，躺著一個中年男人，外套很髒，腳邊壓著不知道裝了什麼的很鼓脹的米色袋子，鬍渣的臉，睡得很熟。

騎到車站的時候，人多了。我牽著我的單車，穿越大廳。與我錯身而過的，是坐著輪椅的我，正被車站服務志工推著，朝另一個方向移動。

我，以及坐著輪椅的我，在同一個車廂。我的座位，在左側走道靠窗的位置；坐著輪椅的我，在右側走道最後方的輪椅席。我的視線，望向左邊；輪椅上的我，偏向右邊。火車快飛。窗外的所有，也跟著速速速速倒退，左與右，盡皆如此；而一旦竄進隧道裡，任誰的眼底都只剩同樣的黑……

到站了。我扛起單車，準備離開。坐輪椅的那個我，還在等著誰。

沿著濱海公路，山與海，美得讓人甘願渺小。我的肉身運作，已經調節得宜，遇有上坡壓力時，我像鷹一般俯低身子，腳力與呼吸合作無間；下坡時，我迎向刺激卻不掉以輕心，大腿緊夾坐墊，同時，精確掌控恰當的方向與轉速；轉彎處，我知道該偏低多少角度平衡應有的平衡。軀幹以及四肢，聽從並完美執行大腦的指令，這是人體的奇奧，也幾乎是理所當然的自由。

日頭豔得剛剛好。路旁小店，掛著潛水衣和各式游泳圈，幾個年輕男女穿著潛水衣，像魚一樣的身形，耀出水光，也有三點式泳裝、四角泳褲和條紋大浴巾，孩子們則是赤裸細瘦的上半身，腰間套著黃色小鴨游泳圈。

我也想踩踩水。

所以，就去踩踩水。

走下緩坡，脫掉鞋子襪子，海灘上，踏出一道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我的足印，沙是溫熱的，我往海的方向走，任海水淹沒我的腳踝，前浪連著後浪，我不動，海和天，那藍，讓靈魂一會兒魚又一會兒鳥。

不知道到底在原地呆立了多久？

終於回過神，該去將腳底細沙沖沖乾淨，我得趕在黃昏之前，抵達那間山中民宿。

我又踩出一列長長的新的足印。

有張熟悉的小臉蛋，忽然引起我的注意，那是穿著短短支架的年紀還小的我。那個我，被安置在紅白菱格紋的大浴巾上，低著頭，小小的手指，在沙灘上畫魚，畫星星，畫笑臉，畫翅膀。

我放慢速度走過，輕輕地，將腳印留在魚和星星、笑臉和翅膀的旁邊。

隔日，近中午的時候，我騎到山的另一面。天色偏沉，空氣裡，浮散濃重的溼意。我打了兩枚相當嚴重的呵欠。

前方向海處，有間原木建造的咖啡館。

推開咖啡館大門的同時，滂沱雨勢轟然狂洩。鵝黃色調的燈光下，那個撐著柺杖的我的背影剛剛在臨窗角落坐定。我朝角落走去，和那個我，面對了面，也坐定。

「有一隻猴子，」我非得找個人說說昨夜寄宿時遇上的真實經歷。「趁著大半夜，闖進了民宿廚房，將主人原先預備好要煮清粥小菜的食材全給糟蹋搗爛，碗盤弄破了不說，還企圖要去開瓦斯！民宿老太太叫醒我，要我和她一起趕猴子。她抓著掃帚，我拿起鍋鏟，就在日光燈管明明滅滅的小廚房裡追著那野猴子跑，猴子尖叫，我們也尖叫，折騰了好久，才將那隻猴大王給請出去。再躺回床上，滿身的雞皮疙瘩。結果，今天早上，老太太竟然給我兩根黑到軟爛的香蕉。」

對面的我，笑過之後，也跟著說起一段曾經讀到的關於猴子的故事。

「有一隻猴子，」服務生送來黑咖啡。「牠的主人無意間聽到一則『猴子會殺人』的傳聞。起先，主人並不相信這種無稽之談，可是，到了晚上，她老覺得蹲在木椅上的小猴在瞪她。她心底開始發毛，所以，就去取了條繩子，一端圈住小猴兒的脖子，另一端就牢牢綑緊在門把上。這樣，主人安心了，就睡得很沉。等她醒來之後，卻發現，木椅子被翻倒在地上——」對面的我，忽然不說話了。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繩子太短，椅子太高，小猴不慎摔下來的時候，把自己給吊死了。」

兩停了。我們沒有說再見。

旅程中的我，繼續未完的旅程，繼續踏轉於山間海濱的偶遇，或驚奇。坐談於紙頁國域裡的我，則繼續穿行筆劃的空隙，從這裡到那裡，從此刻到過去未來，一眼瞬間，來回無礙。我，以及我，各自星球，各自運轉獨一無二的朝夕升落。

關於「如果」，我能說的其實是：那，只是暫且掙脫人生羈絆的舒放式想像，是分界於現實此岸的彼岸風光。遙望彼岸，特別美，特別自在瀟灑，然而，彼岸最深處在於：兩相照見之下，它讓此岸的「我」的真實存在更為瞭然、明白，再怎麼無法脫身的，事實上，都能有軀殼以內的遊戲之道。

我們，都在此岸；而此岸，自有此岸的旖旎奇魅。